

壁炉前的心灵下午茶

林紫

周末,照例是我与我的来访者“心灵下午茶”的时光。

天气渐冷,我提前将咨询室里的电壁炉打了开来,让“炉火”暖暖的光恰到好处地映入我们的眼帘,不声不响地营造安全、放松而抱持的心灵环境。

来访者推门进来的瞬间,轻轻地“哇”了一声,然后径直走到壁炉边,双腿一盘、席地而坐,仿佛自言自语、又像是在对着我说:“好舒服啊!”

我在她身旁90度角的位置也席地坐下,点头微笑着说:“是的,我也觉得这样很舒服。”来访者盯着炉火叹了口气,说:“唉!可惜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舒服一下、放松一下……”

我的心微微作痛,想起很多年前,另一位来访者说:“只有到林老师那里去,才叫作‘过周末’……”

我轻轻地问:“这一周里的其他时间,你都做了些什么呢?有没有一点点的舒服和放松?”来访者摇摇头,苦笑了一下,戏谑地说:“其他时间,老师和家长都生怕我们舒服和放松呢!在他们的词典里,这两个词根本就是贬义词,不对,根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词!”

“哦?你觉得老师和家长不喜欢‘舒服’和‘放松’的存在?”我顺着她的问题问。“这……倒也不是吧……也许他们也喜欢,但他们已经不会了,所以也不敢让我们会,因为觉得学会了这两样,成绩肯定会很垃圾!”来访者歪着脑袋,边想边说。

“嗯。”我说,“尽管你觉得老师和家长不敢让孩子们放松,但你仍然在尽力理解他们——这一点让林老师很感动。能不能告诉我,孩子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?‘舒服’和‘放松’是不是真的会和‘好成绩’对立?”

来访者大声说:“绝对一不是一!其实,我们小朋友也想要好成绩,但现在的学习方式和内容一点都没意思,没一个人喜欢,只有硬着头皮学。学得已经很苦了,再不让我们放松一下,还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?反而是,让我们每天有一点点的自由,可以稍微舒服一下,我们才能感觉到活着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盼头!”

我点点头,说:“嗯,有盼头,很重要。不过,可能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没想到——像你这样的小学霸,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,也会觉得学习没意思吗?”来访者不屑地耸耸肩、摊摊手,“当然!没有自由,没有舒服和放松,就没有美感!没有美感,学什么都让人反胃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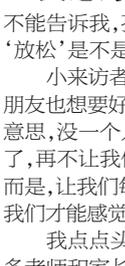
我心里暗暗赞叹:每个孩子,都是深刻的哲学家啊!

想起女儿6岁时,我带她参观意大利佛罗伦萨圣十字大教堂。刚一进门,平日百灵鸟一样叽叽喳喳的小女孩顿时安静下来,她轻轻走到教堂中央,一动不动地站着,足足有一分钟,然后才压低了嗓音悄悄说:“妈妈,这里好美!”

是,好美——虽然孩子的脑海里并没有关于这座教堂的任何知识,不知道这里被称为“大师的沉睡地”,长眠着包括诗人但丁、作家薄伽丘、画家达·芬奇、雕刻家米开朗琪罗、歌剧大师罗西尼、历史与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、布鲁尼以及天文学家伽利略等大师,但丝毫不妨碍她幼小的心灵感到美。当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照射进来,生命瞬间笼罩在圣洁的艺术氛围里,而“学”的愿望,就在美的感知中冉冉升起。

壁炉前的“心灵下午茶”结束时,我邀请来访者抚一抚古琴。她学着我的样子,让手指在七弦之上“行走”了一遍后,轻轻赞叹:“好神奇啊!虽然我从小学钢琴,但一弹钢琴我就紧张,满脑子都要去想;今天第一次弹古琴,我却觉得很放松,好像什么都可以忘……美美的!”

心灵港湾



久未雨,我家依梦园的地晒得又干又硬。种在盆里的三角梅每天在掉叶。春天从花圃买了一棵高大的盆栽三角梅,才过半年,虽开了满树艳丽的花朵,但最近每天从花盆下扫出一把把枯叶,心里难免生疼。另有一盆半人高的粉色的玫瑰花,刚种进木盆时,花开娇艳,没想到过了一个夏天,跟三角梅一样,抵抗不住晴旱,释放了一时的明丽后就枯萎了。还有种在盆里的飘香花和绣球花,也没逃脱相同的命运。这些花的结局全被父亲说中了。

当初将这些花买回家时,父亲指着兰花、仙人掌和葱兰说,这几种花好养的,其他的都逃不过夏天和冬天。父亲这些打击人的话气得我差点想去捣毁他种的菜。我有点怨恨父亲,我认为是他咒死了这些花,因为他不爱花。我俩的嘴角经常由此发生。

父亲每天在菜地旁打转,唠叨着这天再不下雨的话,地里的大蒜抽不出来了,青菜、萝卜也僵着了。原指望第二季的四季豆和黄瓜能开花结果的,看来希望渺茫。虽然每天都给菜地浇水,但终究满足不了植物们对水分的渴求。

整个九月无雨,过了处暑、白露和秋分,这天早上,终于下雨了,浮躁的空气顿时宁静下来。门前屋后的树又变得湿漉漉、绿茵茵了,一盆盆卷起了绿叶的吊兰也打起了精神,四季豆和黄瓜被雨水打得不住地点头晃脑。干硬的泥土被一场喜雨淋得湿润又松软。

虽然依梦园不缺自来水,但父亲还是拿出家里所有的塑料桶接水,这是他从农村带来的习惯,也是他一生的习惯。听着雨水滴在桶里的声音,父亲安然又专注地坐在雨棚下,这神情是一个老农对雨水的渴盼和望着地后的知足,就像他年轻时站在稻田旁,看着稻穗扬花、灌浆,直至变

自然生欢喜

孟红娟

黄,弯了腰、低了下头,然后在烈日下将它们一担担收回家,碾成米,装进仓。

雨停了,太阳出来了。被雨水清洗过的树叶闪闪发亮,一如少年的瞳眸。有雀子飞来,停在门前的树枝上,树枝有粗有细,树叶疏密有致,雀子的嗓音有时强有时弱,有时长有时短,但都非常好听。

我拿着手机到院子里寻芳。今年的喇叭花不如去年开得热闹,倒是大红的五角星花不怕日晒,每天在爬藤。细小的繁花密密的,像极了的一柄柄袖珍的小伞撑在绿篱上。凤仙花结籽后,无意落在盆里的花籽竟又发芽,抽叶还开出了三种颜色的花。一个院子,一场落叶。夜幕降临,唧!唧!唧!唧!唧!铃!铃!各种虫音此起彼伏,也很好听。忍不住走出书房,满院的月光。忍不住抬头,一颗颗小星星在深幽的天幕里一闪一亮,很近又很远,天与地在夜色中深情地融为一体。花园里的路灯透着昏黄的亮光,树影摇曳,未见人影走动。门内书香弥漫,门外是远方。我在门内与门外之间穿梭,感知着生活的又一天。

在依梦园就像生活在乡下,每天看着地里的菜和盆里的花不停地开谢枯萎,它们遵循的都是自然的法则,下雨便下雨,起风便起风,简简单单,不刻意,不做作,该怎样就怎样。

在依梦园待久了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简单,也越来越独来独往了。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话:“平凡的日子,不需要那么多深刻,简单就好。久而久之的简单,就是一种节奏,就是一种韵律,自然也就是一种美。”

自然生欢喜,有时与父亲的口角也成了欢喜。

自然生欢喜,有时与父亲的口角也成了欢喜。

自然生欢喜,有时与父亲的口角也成了欢喜。

自然生欢喜,有时与父亲的口角也成了欢喜。

这几天在老家,总觉得缺了什么。

那天晚饭后,去小李家小坐。小李,贵州的农民,已在这里种田十多年了。过节在乡下也没什么气氛,小李夫妇就着灯火吃饭。因为过节,小李喝着白酒。我问丹丹呢?他们才告诉我,回老家念书去了。

哦,原来缺的就是丹丹。就是那个说长大了要当医生的女孩。就是那个看着自己的影子比画着说,要长这么高、长高了当志愿者的女孩。平日里,父母下田,她在田边玩耍,满身尘土。有一次在田野里独自过家家,将人家丢弃的迷你小木屋放在窠井盖上,用麦秸在屋顶上装了个烟囱,用泥巴团了几个小人。自言自语说,她长大了造房子,造一个自己的

丹丹的滑板车

汤朔梅

家。小孩的话其实从父母那里学的。他们一家住在田野里的棚屋内。开始,村里人给她们起了个昵称,叫“七仙女”。那时丹丹还没出生。几年后,至丹丹出生,村里人改了昵称,叫“十姐妹”。丹丹是最小的第十个。一家都是女孩。每天衣服晾出来,田野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。

那时,“七仙女”都在,宅上、田野里热闹异常。她们白天帮父母干活,收工后,大的洗衣服,生炉子,小一点的就剥豆、拣菜;再小的带更小的妹妹们。她们挨肩相差一两岁。这些活也不需要父母说,都自己揽着干。劳动使她们勤劳而懂事,且懂礼貌。晚上,这么多人蜷缩在两张简易床上,把天伦与姐妹情搅得浓浓的。

后来,姐姐们长大了,大姐才十六岁就工作了,下面的几个姐姐不是读大学、中专,就是回家乡读书了。只有丹丹还小,不能放飞,留在父母身边。

丹丹小的时候,老远见我我就喊“爷爷”,随即溜着滑板过来。抱住我把头埋在我衣襟里。给她吃的,摇头不接。我说爷爷给的还不接?她才接了,马上回家告诉父母。很多时候,她独自在场地上玩,要就是蹬着滑板车,玩得满头大汗。有一次我问她,你回不回老家?她仰起头,顿了一会儿说,这里就是老家。是啊,有爸爸妈妈的地方就是老家。贵州对她只是个概念而已,她没去过。

丹丹走后,有时老人会突然问:丹丹呢?是呀,偌大的一个村子,二三十户人家,她是唯一的孩子。她的天真、懂事、礼貌,给了老人许多乐趣。就像一个农家,没有小狗、小猫、小鸡、小鸭,还能称其为农家吗?

之前,她的姐姐们回老家读书后,不时发照片和视频给我:老师带着她们,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飞奔、嬉笑,歌声在山间回荡。照片上,是她们摆着各种姿势的造型,几多调皮,几多阳光。这使我无端联想到日本电影《二十四只眼睛》中的老师与学生。

晚上,她在读大学的二姐发来丹丹的一组视频。丹丹背着书包撑着伞在山坡上走,她习惯走山路,有些胆怯。她家离学校很近,家里有冰箱、电扇,有一切生活的设施。

丹丹远离父母,但有个宽敞舒适的家,还有就近读书的美丽学校。这都得益于国家的西部开发政策。丹丹不久就学会了做饭,会照顾自己,那何尝不是生活的历练?我知道,从此她将难得来这个她认为是家乡的地方了。因为交通虽方便了,可一趟路费,父母得种多少庄稼呢?就像当年的姐姐们,去时才读书,再来却已是小姑娘了。

丹丹何时再来呢?但我知道,她来了一定会叫爷爷。可再也不会蹬着滑板车,拉住我衣襟,用脸蹭了。



红叶(中国画) 王文明

刚进入绍兴东关,空气里弥漫的都是陈年善酿的芬芳。东关,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古镇。浙东古运河穿街而过,蓊郁的古树,沧桑的石桥,斑驳的台门,构成了典型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诗情画意。南宋诗人陆游晚年曾小住东关,品饮女儿红后,写下了“移家只欲东关住,夜湖中看月生”的诗句。

女儿红之于绍兴,如同醋酸之于山西,麻辣之于川渝,是绍兴人的骄傲。那天我来到酒厂,正是一年一度的冬酿时节,师傅们已经忙碌起来,蒸饭、落缸、开耙、发酵,从早到晚干得热火朝天。一冬结束,要酿出四万吨的女儿红。一坛坛,一排排老酒坛子,酒坛外面涂上了一层白粉,在朗朗的晴空下,格外引人注目。那些数目庞大的

酒坛子,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,足以让我感到孤陋寡闻,心里只有两个字:震撼。

陪同我们参观的是浙江省酿酒大师章国强,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关本地人,从小闻着浓浓的酒香长大。一谈起酒,就滔滔不绝。他说,晋时绍兴人家,女儿出生时,父亲的头等大事就是将几坛黄酒仔细封埋在院中桂花树下。待女儿出嫁时,方可挖出此酒,用以宴请或陪嫁。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个疑惑:“我有个朋友,女儿出嫁时,将他珍藏二十多年的黄酒从地窖中取出来招待宾客。酒开坛时,香味浓郁,为何入口不好?”

原来,放置年头长久的黄酒,往往会很醇醇,味道过于浓烈,有时还会出现焦苦味,失去了绍兴特有的味道。绍兴的酿酒工艺,讲究老酒兑新酒,要达到醇香爽口,就要用陈年老酒兑新酒,就像绍兴老饕们常说的,好酒七分靠酿造三分靠兑。只有经验丰富的兑酒师才能调出一流的产品。我恍然大悟。

是冬天,喝下一碗酒,满面红光,浑身发热,风不怕雨不怕。黄酒的汤色,与炎黄子孙的皮肤最匹配,给了努力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一丝温暖和希望。

在我冲刺高考的那段时间,我每天都会学习到深夜。我饥肠辘辘之际,母亲就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酒冲鸡蛋。一碗酒冲鸡蛋下肚,霎时,一股热流蔓延至心田深处,倒头便睡,第二天醒来顿感神清气爽。一碗酒冲鸡蛋氲着化不开的浓浓母爱,让我精力充沛,顺利考上了大学。

有一年,一帮贵州朋友来看望我。我拿出一箱十年陈女儿红,让酒店服务员加入姜丝和话梅温了一下,闻起来香气浓郁,喝起来甘甜香醇。朋友相聚,大家非常放松,一杯连一杯地大口喝酒,不知不觉间,话

多了,人也越来越兴奋,最后一个都烂醉如泥,扶也扶不起来。贵州朋友怎么都弄不明白,人口软绵的绍兴黄酒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但我居然幸灾乐祸,感到有点窃喜,总算让这些以茅台自豪的贵州人,见识了绍兴黄酒的厉害。

其实,我也一直感到困惑,为什么喝惯高度白酒的贵州人,喝黄酒会败在绍兴人手下?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章总。章总笑了:“喝黄酒适宜放慢节奏,慢慢地品,不能一大杯一大杯喝。黄酒酒力是慢慢上身的,是一把温柔的软刀子,等你觉察到它的劲道,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掀翻。”

女儿红,最大的特点是入口柔和温润,其性醇厚绵长,这何尝不是兼具了绍兴儿女气质温和而性格刚硬的精神性格。

偶得一玉花生,圆雕技法制就,一头有只小老鼠横卧其上,丰体长尾,尖耳圆眼,并无贼眉鼠眼之相。玉花生极精致,温润细腻,富有生气。此物在我手头盘桓三五月,离家出走,入得老友陶妍妍之手,幸遇良人,也是物之造化。风月无主,风物更无主,其中变幻虽然无常,也有定数。

花生的样子好看,肥肥大,有憨态。瓜子似乎刻薄一些,挂着丫鬟相,不如花生端庄。花生朴素大方,偏偏生得盈盈一握细腰,更有满月的色泽。剥开皮壳,或单或双,或三颗四九五只,我还吃过六粒的花生。花生米衣衫粉红外,有几丝艳丽。去衣后,象牙色的果肉,丰腴灿烂,发出一阵又一阵香气,只能啖之而快。

盛夏时节的花生地好看,绿叶细碎,风吹来,摇动满目清凉。倘或是早晨,花生叶子上还有昨夜零星的露水,阳光照过,璀璨如珍珠。

暮春种下花生,初夏即开花。黄色的花,形状如蝴蝶,一只只在枝头,风一吹,蝴蝶蹁跹,绿叶也蹁跹。花生花期长,隐隐绵延至夏末。待到花落时,果实就快熟了。古人说此物先在地上开花,花落进土中,再生出果实,故名落花生。语焉不详,却大有诗意。落花生的名字真好,好在有落有生,历来就被人视为吉祥之物。

我是挖过花生的。不独挖过花生,还挖过土豆,挖过红薯。条锄下去,翻开一地灿烂。

挖花生,一条锄下去,不见星桥开铁锁,似闻雷鼓落铜丸。挖土豆,一条锄下去,古藤绕石翠欲牵,石果垂挂如拳。挖红薯,一条锄下去,小小琼英舒嫩白,未饶深紫与轻红。

不管是挖花生,还是土豆、红薯,都是秋日事:直须抖擞尽尘埃,却趁新凉秋水去。

在我乡,花生、土豆、红薯,皆为秋熟之风物。那些根块裹着泥土,抓起藤蔓,抖索几下,土净实出。鼻底除了泥土味,还有果实熟透的气息。

花生霜后煮熟,其味才美,其美在鲜。新收的花生,不待风干,略略一煮,微凉即食,人嘴有白切羊肉滋味。此方比我文章尤重,得此一技传世,快慰平生。

花生在寒冬腊月吃起来更有趣。穿着厚墩墩的棉衣,拿本书乱翻,最好是《红楼梦》,不得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,吃花生最怕拍案惊奇,故事慢条斯理方好。童年里,只有过年时节才能吃到花生。

花生掺铁炒砂,比光炒砂味道更好,好在火劲均匀。一铲又一铲的花生在铁锅翻动,花生的香味散在夜气中,一起在夜气里的还有屋顶上空的炊烟。邻家窗口飘出几声戏词,捏开一颗花生,脆然有声,那是我童年的乐曲。

后来,姐姐们长大了,大姐才十六岁就工作了,下面的几个姐姐不是读大学、中专,就是回家乡读书了。只有丹丹还小,不能放飞,留在父母身边。

丹丹小的时候,老远见我我就喊“爷爷”,随即溜着滑板过来。抱住我把头埋在我衣襟里。给她吃的,摇头不接。我说爷爷给的还不接?她才接了,马上回家告诉父母。很多时候,她独自在场地上玩,要就是蹬着滑板车,玩得满头大汗。有一次我问她,你回不回老家?她仰起头,顿了一会儿说,这里就是老家。是啊,有爸爸妈妈的地方就是老家。贵州对她只是个概念而已,她没去过。

丹丹走后,有时老人会突然问:丹丹呢?是呀,偌大的一个村子,二三十户人家,她是唯一的孩子。她的天真、懂事、礼貌,给了老人许多乐趣。就像一个农家,没有小狗、小猫、小鸡、小鸭,还能称其为农家吗?

之前,她的姐姐们回老家读书后,不时发照片和视频给我:老师带着她们,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飞奔、嬉笑,歌声在山间回荡。照片上,是她们摆着各种姿势的造型,几多调皮,几多阳光。这使我无端联想到日本电影《二十四只眼睛》中的老师与学生。

晚上,她在读大学的二姐发来丹丹的一组视频。丹丹背着书包撑着伞在山坡上走,她习惯走山路,有些胆怯。她家离学校很近,家里有冰箱、电扇,有一切生活的设施。

丹丹远离父母,但有个宽敞舒适的家,还有就近读书的美丽学校。这都得益于国家的西部开发政策。丹丹不久就学会了做饭,会照顾自己,那何尝不是生活的历练?我知道,从此她将难得来这个她认为是家乡的地方了。因为交通虽方便了,可一趟路费,父母得种多少庄稼呢?就像当年的姐姐们,去时才读书,再来却已是小姑娘了。

丹丹何时再来呢?但我知道,她来了一定会叫爷爷。可再也不会蹬着滑板车,拉住我衣襟,用脸蹭了。

七夕会

